

奔月

Run
AWAY
to
THE MOON

鲁敏

Run Away
to the Moo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奔月

Run
AWAY
to
THE
MOON

鲁敏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奔月/鲁敏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02-013297-3

I. ①奔… II. ①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7773 号

责任编辑 赵 萍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插页 1

印 数 1—30000

版 次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297-3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我偏爱不存在的荒谬胜过存在的荒谬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
三	三一	四九	七三	一〇三	一二五	一四七

第十五章	三三七
第十四章	三〇五
第十三章	二七七
第十二章	二五三
第十一章	二三一
第十章	二一五
第九章	一八七
第八章	一六五

Run
AWAY
to
THE
MOON

—

为小六的事，贺西南一下子告了二十天假。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包括一次内痔手术一次声带息肉割除，这是最长的一次请假。这足以证明他的某种决心及决心之大。

贺西南身架宽阔，对生活的看法也像推土机轧上柏油马路，有着笔直而粗糙的逻辑，信奉所见即所得。花朵是植物的繁殖器官，月亮是一个星球，为何要感花伤月。钟表是一种精密的计量机械，怎么会是“记忆与岁月的见证”。身为一家快递公司的市级经理，他对这份事业颇感尊荣，几有一国之君的临驾之感。他把整个城市切西瓜似的分割成若干

块，分赐给操着不同方言的外地小伙子，后者黑黝黝地每日策马其上，汗流浃背地带回众多包裹，如同子民进贡奇珍异宝。每晚，贺西南都会毫无必要地逗留在办公室，盘查当日流量报表，在哗哗滚动的显示屏前获得江山如此多娇的成就感。他愉快地捶打几下胸脯，高高兴兴回家享用晚餐，与妻子小六一起。

这样的生活怎么会被打断呢。贺西南不能够接受。

“……大巴在梵乐山山区意外翻车坠崖，随后爆燃，部分乘客落水不救。全车含司机导游计 39 人，遇难 8 人，致伤 21 人。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这则报道中，小六被算在 8 人里面。不久贺西南了解到，因为要抢新闻，这个数目是逆向推算的——一堆人事不省的在抢救室，一堆哭啼啼叫的还能动弹，一堆满地打滚儿的闹着要赔偿，这几堆的名单里都没有小六。当然，有过遗物认领，小六的包啊手机啊零碎啊什么的。

还有遗体确认，贺西南被叫去过两次。大巴内部有四具，焦黑一团，无从辨认。几天后，离出事地点四公里远的下游水里，打捞出一男两女，由于鱼类噬咬，加之山石撞击，亦已没了面目。这样统共找到七具遗体，有一人下落不明。贺西南敏捷地一把抓住后者不放，认定那就是小六。还有一名母亲也在为她的女儿争抢这个配额。像抢一顶帽子，两人都急着往自己头上安。善后人员富有技巧地暗示：失联与死亡，赔偿标准差别很大。那位母亲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松口。又有部门提出 DNA 验证，那名母亲不知为何突然垮了，瘫到地上，决计不肯。贺西南就此胜出。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第一步。

二十天的假期，以其一贯务实的作风，贺西南把它们分成了四块：

首先到出事地点蹲了五天。他重新花钱找当地人，把附近整个山区、包括下游河道重新捋了一遍。除了一张不知何人扔下的“梵乐山四日游行程与须知”外，贺西南一无所获，倒是山民们捞到几尾还算肥大的杂鱼。

贺西南对此表示满意：这就是好的收获不是吗？

第二个阶段，他设法从旅行社搞到了号码，像手下最优秀的快递哥一样，贺西南挨个儿找到了翻车旅行团里活着的那些成员。他们有的还躺在医院呻吟，有的皮毛俱好，但精神萎靡。贺西南一一登门，提着水果点心，以一种既是哀求又是逼迫的语气，令人不便拒绝。他要他们复述出事前后的点滴细节，重点围绕小六。

这是一个价格低廉、临时拼凑的散客团，仅仅相处一天半就出事了，团员们之间并无确切记忆——这不是障碍，反成了便利——受访者克服了短暂的惊愕与不适，出于对一个有情丈夫的善意，也出于对身陷重大危机事件的一种尊重，他们机智而高尚地理出一条思路，一条有助于减轻这位丈夫痛苦的思路。他们“还原”了各种细节，细节们彼此矛盾。

小六，他们亲切地采用了贺西南的昵称，像是彼此熟识多年。有的说：小六，唉，头一个就从车门甩出去了，快得都看不清。我敢保证她毫无痛苦，一点儿没遭罪。有的说：小六运气好啊，前面几个都扑通扑通下饺子似的掉下去了，突然车子就停了，她恰好卡在门边上。然后呢，叙述者的语调开始变得欢欣，然后她就跑出车子，打电话报警了！她绝对好好的。有的带着业余通讯员的措辞，好像正对着一支录音笔：小六乐观坚强、性格开朗，她一直从车里往外推人，直至筋疲力尽，哪晓得就在此时，车子突然爆炸。我觉得应当为她申请见义勇为奖。有个老头儿的说法更高级，他一会儿远一会儿近，戴上眼镜又摘下眼镜，反复端详

贺西南提供的小六照片，赌咒发誓：错啦，你哪里搞错了，我们这个旅行团里可从来没见过这张脸哪。真的，我认人记人的本领错不了。我能在马路上认出我战友的孙子，三十年都没见过的战友，你想想我这眼力，隔两代都能认！我肯定没见过尊夫人。

贺西南像饥饿的老牛，干硬不分地把所有这些支离破碎全部塞进大胃袋里，留待回去之后再慢慢反刍、辨析。综合听来，很像是“小六没死”。人们越是有分歧，分歧越是巨大，赤橙黄绿青蓝紫交错闪动，就越证明了这一点，不是吗？

再一个五天，是联络小六的各路朋友。前面这些天，贺西南到哪儿都带着小六的手机，每晚为之充电。微信留言、短信关心的高潮已经过去了，她的手机而今早没了任何动静。贺西南自有推理：沉默的那部分，需要注意。贺西南坐下来，排除掉像物管维修、推拿预约、快餐订购这些，余者概不放过，不管亲疏远近、是否知情。不等对方开口，贺西南首先抢到发言权，语气轻松，几乎带点儿喜气地拜托，好像这是他们夫妻间早就协商好的：“……我是她老公，对，她没带上手机，如果她找你帮忙，拜托请费心照料。”他只字不提事故、生死不明这样的字眼，其全部意思就是电话里的字面意思，同时最大限度地假设，也许对方已暗中接洽下了小六。讲完开头这部分，他便怀着一种矛盾的期待，屏息等着对方的反应：此地无银，假作应承，还是痛心驳斥，指出事实……贺西南要从这些反馈中捕捉哪怕一丝丝弦外之音。

不消说，大部分对话都是毫无价值的应付之辞。总有相当部分的朋友，是某些场合中的热情产物，互相吆喝着“打一下，你打一下我号码。”“扫一下，我来加你。”在仅此一次的“打一下”“扫一下”之后，实则并

无后续交集。这样的一面之交者，是安逸快活是如陷地狱，是死是活或是不死不活，对彼此的重要程度，都差不多像是南美洲某条小河里所漂浮着的枯枝吧。谁能把一个屁眼儿大的交通事故跟手机里的闲置或屏蔽的名字勾连起来？不过，贺西南能够忍受这部分云里雾里的错愕与寒暄，相较于另一部分。

另一部分，确乎是小六的熟悉朋友。他话音刚落，他们个个就即刻拿到了国家一级心理医师证书，几乎隔着电话就要让贺西南躺下来，所有人都一条心地、特别客观地认为他错了，指出贺西南关于“小六还活着”的偏执性假设，并搬出各种古今中外的道理来解救、教导，要他节哀顺变、接受命运。更有一些女性友人，像听到“开麦啦”似的，一下哽咽起来，用忌妒到沧桑的语气，“想不到小六那么……想不到你这么……如果哪一天我也……不知我家那位能不能……”

贺西南忍着怒气一一听完。

他注定是要孤军奋战。他厌恶那些懒惰的“顺应时变”，也不想把此举升华成对小六的无限痴情。这是最起码的呀。就算少了一只天天喝水的杯子，也该搞个清楚的。就像他对手下人常讲的，绝不能接受一只有名有址的包裹无故丢失，必须走一套科学而完备的流程去确认症结所在。更何况这是一个大活人，这是他天天一起吃晚饭的妻子啊。在决定放声哭泣之前，他要顽强地逆流而上，直至路之尽头，直至此路不通。

休假还有最后五天。贺西南扎上一条新领带，跟各级机构打起了交道。他要从新闻、法律、财务、合同等各个角度来申述小六的“没有死”。这个过程有点儿烦人，大部分场合伴随着干燥的腔调与不咸不淡的脸色。

他请求本地晚报重发消息，把“死亡8人”更正为“死亡7人，失

联1人”。未果。不是重大事故呀不做后续报道。版面这么挤，广告客户神圣不可侵犯呀。新闻又不是死亡证明书，再说现在也没人看报啦。

他跑派出所，一位焦头烂额、似乎手上同时有十件事的警员抽空接待了他。警员以一种工间休息的心态，踱步到边廊。显然，这比入室盗窃、传销团伙、电话诈骗要轻松一些。他个子不高，咋咋扭着脖子，一边接过贺西南的烟，并因此有点儿饶舌：“小老弟啊，一个人的在不在在世、死不死掉，既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更不是报纸说了算，哪怕市长、国家领导、联合国说了也不算。”一边隔着窗户冲一位女性文员做个手势，后者啪啪敲了几下，打印机开始吱吱工作了。小个子警员把余下的半句说完：“谁说了算呢？时间。”

贺西南得到一张A4打印纸。女性文员递过来时带着责备：“我们官网上都有的。”A4上面的正楷汉字他个个认识，但组织起来的意思有些绕人。观察着贺西南的表情，警员又接下一根烟，谆谆教导：“通常的失踪，或者叫失联，好像现在讲失联更时髦一点儿？需要四年之后才能宣告死亡；但如果是事故中失联，两年就可以了。所以你起码还得再等一年零十一个月才能申请死亡。不过呢，你如果有房产、财产分割或别的情况，找个律师也能提前搞定。我有朋友专攻这个方向。”

他以为贺西南急于解除婚约。贺西南不做解释，接下递来的律师事务所名片，翕动嘴唇念了一下名头，恭敬收起。小个子警员露出成人之美的笑意，他手上显然还有更多真正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事务要处理，这种鸡毛蒜皮私人事实实在不必具体插手了，他一边转身一边意味深长地再次强调：“都是时间说了算哪！”贺西南十分同意这个说法，A4打印纸或官网上清清楚楚地明示着呢：小六这个“下落不明”状态，可以

延至一年带十一个月——不，他仔细回想警员的话，钻起空子，如果不承认交通事故的话，他甚至可以一直拖，拖到四年！太好了太好了。四年能做多少事啊，那时还找不到小六吗。他压下脸上的喜悦，这算是拿到了秘密的授权书。

此后，根据小六所留下的一只卡包，贺西南又分别跑了市民卡中心、两家银行、医保中心、公共交通智汇卡办理点、金陵购物中心客服、苏果超市会员客服、法式连锁烘烤等处。这些倒是顺畅。“哦，这样啊！”他们又倒水又递薄荷糖，爽快地一口答应贺西南的请求。只要保证资金源头畅通，他们就会热情洋溢得像诸神山上的善仙一样默认卡主长命百岁，默认她会继续缴纳服务费与管理费，最好继续手笔阔绰……但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贺西南也都得像傻瓜一样地认下。没错，他会认的，好像这样蠢一点儿的话，事情好转的可能性就大了，他甚至幻想着小六回来后，能就此骂上他一顿，他是多么盼望承认这种愚蠢啊。

小六工作所在的商贸公司是贺西南为她四处奔走、直至筋疲力尽前的最后一站。

人力资源部出来了一位副职，垂眉挂目、轻言细语，表现出深切哀悼的样子。贺西南敏感又反感，他急促地提出他的请求：希望公司能保留小六的相关职位，以方便她随时归来。

副职只得暂时收起悲情，应付孩子似的勉强附和：“哦？她还会回来……好消息啊。”随即他伸手抬腿，做出木偶般的僵硬动作，像早年流行过的霹雳舞步。“不过公司呢，您也知道的，”他以画外音解释，“公司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机器人，里面齿轮咬合、各就其位、递进滚动，每一个零件都是周密高效、不可空缺的。您的建议很‘interesting’，但

就是拍电影也不会这么骗人的。公司的规定很清楚：无故离岗两周以上，算自动离职，合同即日终止。”

在客客气气但寸步不让的好一阵口舌之后，副职做出了一个表面上的让步。小六的档案关系调挂区人才市场，并由其直系亲属即贺西南继续承缴五险一金。如果她当真回来的话，公司欢迎她从头开始。贺西南一下子接受了，主要是对方有一句不经意的承诺打动了他，若有打到公司找小六的电话，他们会要求接电话的职员这样回答：她调走了，人事关系不在这里了……贺西南十分中意这个委婉之辞，这不等于明确了小六的健在吗？还要人家怎么样呢？像得到一粒蜜糖似的，他顺从地答应去收拾小六留下的东西。

不需要他动手，早就收拾好了。两个大纸箱子，胶带拉得好好的。胶带上都有了层薄灰。

属于小六的那张办公桌拥挤地并排坐着两个小伙子，发型一样，都着雪白长袖衬衫，都戴黑框眼镜，乍一看如孪生兄弟。贺西南有些惊讶，不服气地要找出区别，哦，他们的镜框虽同为黑色，但侧面一个很宽，一个很细。

见贺西南神情专注，人力资源部的副职紧走一步上来为贺西南介绍，好像他今日登门就是来考察小六的接替者似的，“放心吧，她的工作我们早安排好了。目前是他们俩共同分担。最终，我们会从中二选一，竞争性选拔嘛。”他压低声音，有些得意于这样的遴选机制。他突然想到什么，把贺西南往后边拉拉，真诚地补充道，“讲实话，她本来是很有希望升到一级主管的。最近这几个月，我们正在她和另一位二级主管中间进行多方测评，同样是二选一。她们是多年搭档，嗯，也是好朋友。

现在这样，另一位就直接升职了。”他下巴往隔壁单间偏了偏。

什么二级一级，贺西南心不在焉，四处打量这个狭小的格子间，看到带公司 logo 的茶杯、蓝绳子出入胸牌、午休躺椅，以及其他的某个人在某个单位应当占有的各种零碎，试图找到小六遗留下的任何痕迹，小六就是在这个小格子里待过六年，比他们的婚姻还长上两年……他越过隔板，看往别处，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纸上画画写写，有人在吃东西，大部分人脑门贴着电脑。有人无意接触到他的视线，眼神里并没有过多关切。贺西南有些不快，随即又想到，在别的公司，比如说他自己的快递公司，这位来了那位又走，差不多也是这样的。这起码说明小六在这里是平淡的、如常的。

宽镜框男和细镜框男唤回了他的游离之态，他们双双向贺西南保证：“我们都仔细检查过了，这里没有她的私人东西了。万一有的话，我们会送上门的。”他们一人抱起一只大箱子殷勤地送他至楼下，只有他们两个，眼光里躲闪着一丝悼亡之意。贺西南并不感激。

他抱着两只大纸箱沿着马路走，像测试臂力一样，一口气直走到中学那边。早就放学了，最后一批打球的学生都散了。贺西南放下箱子，隔着铁栅栏凝视空荡荡的球场还有外沿的跑道。天慢慢黑下来，什么都看不清了，他还在瞪着看。

他有种高渺的胜利感，像一个提出假想星球的天文学家。在出事之初，小六是彻头彻尾地“死”了，正是通过他这二十天的奔跑，勤奋的交叉的跑动，小六变为下落不明了。这是质的变化，是起死回生，最起码可以说是缓期执行。他救活了小六，把她重又拉回到这个世界上了。他可赚大了。

休假最后一天的晚餐，就着冷锅冷灶，贺西南下了一碗清汤挂面。